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序

詩之為言之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志之所之而為言。言者心之聲也。其所之為詩。故古人之為詩。皆出於心之所不容已。忠臣孝子。勞人思婦。類皆有所感觸勃鬱於其中。然後發於其聲。或託物而起興。或直陳其胸臆。或旁引而曲喻。此賦比興之流於三百。而又温柔敦厚。寄興深微。使人諷咏而自得。未可為淺人道也。故說詩者。

必以意逆志然古人之志又各有在苟不知其人之生平若何與其所遭之時世若何而漫欲以茫然之心逆古人未明之志是亦卒不可得矣故欲知古人之志又必須先論古人之世如工部者毛詩屈騷而後漢魏以還有唐初盛作者如林之時所歸然獨尊之一人千載上下之論詩者亦莫不知有工部然工部非有異策奇能亦不過言其心之所之為有合於三百賦比

興之旨今工部之詩具在即工部作詩之志具
在而能即工部之詩以想見工部作詩之志者
誰也夫工部之志何志耶觀其贈韋左丞云甫
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
神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
風俗淳此其自命不凡攬轡而欲澄清天下之
謂也其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云杜陵有布衣老
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非無江海

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此其忠愛之誠本乎天性身居草野而以魏闕爲心之謂也又云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何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此其衆醉獨醒守身守道不狥俗以干時之謂也由此二詩觀之則少陵以不世出之才高守身之節栖栖汲汲

欲行義以達道初非如他人脂韋詭遇以富貴利達爲心者也中正和平得孔門轍環待用之心法其品詣如此而其所遭之時則少也艱於一第客遊東都混跡齊魯中丁喪亂陷賊吞聲旣而間道生還直言見放播遷秦蜀妻子窮愁生平閱歷或得或失或順或逆怨而不怒思而不傷依南斗而望京華卧滄江而憶靑瑣流連悱惻老不忘君趨走傷心氤氳滿眼終身以之

矣嗟乎少陵之抗懷矜尚卽希文之以天下為已任溫公之不事溫飽武侯之淡泊明志蘇子卿之不屈節於北庭羝乳也其忠愛至性卽屈子之行吟憔悴賈傅之痛哭長沙可以貫金石而泣鬼神也爰是身世相際風水相遭自然成聲出於其心之所不容已而或為寄興或為託諷或為罕譬余得其志意之所能相逆者數十百首詮釋其次命之曰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例言

古今之言詩者多矣而推原其始則必本於尼山是尼山固言詩之祖也其言曰詩可以興興者感發志意之謂也端木之告往知來西河之起予皆曰始可與言詩是知詩蓋難言而兩賢之可與言者以其能通其意於言之外也夫讀詩者貴能通其意於言之外而作詩者何獨不然乎孟子之說詩曰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故知舍志意以言詩者皆囿死於古人之言下而不得夫作詩之旨者也夫三百詩之祖也孔孟之言三百言詩之祖也而後世之言詩者不知祖述於此而漫欲置意言於不道尙何可以言詩乎故吾之詮釋杜詩惟以得其志意之所存而他勿論也

杜詩凡千五百餘首而余詮解僅三百餘首者以其中原多不必著解之詩蓋詩以言志而

其志即於言下可見者所謂敷陳其事而質言之者也賦體也集中如上韋左相二十韻贈太常張卿哥舒開府鮮于京兆汝陽王璡等詩皆二十韻宴鄭駙馬宅劉九法曹石門宴集贈衛八處士示從孫濟白水崔少府高齋等數十百首皆酬贈宴會多稱譽贊頌之辭言下了了又如三川觀水漲發秦州赤谷鐵崖峽鹽井法鏡寺積草嶺泥功山木皮嶺

白沙渡龍門閣石櫃閣等數十百首皆紀行覽勝多巉巖險峭之句人人稱賞又如新安潼關石壕三吏新婚垂老無家三別同谷縣作歌七首等詩數十百首皆流離顛沛多悲歌慷慨之音使人涕下凡此妙作只可評賞不須解釋以人見與已見同也蓋予之所解者祇以意在言外須以平心逆之而始得者略爲舉隅以俟同志之君子引伸焉

諸家註釋杜詩其敝有二一則專事考覈典故不顧措語之脈絡使讀者如逢市船山海珍奇非無異彩而竟不識其舉用何故二則膚淺循文訓詁不察用意之本原使閱者如聽蒙師講解之乎也者非不明了而究莫測其旨趣所存間有一二陳說寓意者則又比喻反戾如秋雨歎之以決明馨香爲比君子又或撏撦附會如湯東靈湫之以金蝦蟇爲指

祿山而訾之者，遂又謂託喻之不當强解。此皆未會作詩之旨，未明以意逆志之法，遂使少陵千古妙義昭然於天地之間者，反晦冥於長夜，而不得一燈懸也。

編輯杜詩者不一家，有分體彙萃者，有分類剖析者，要皆不若編年之爲當。蓋編年然後知其所處之時，所遇之事，因以得其託興之所由來也。惟編年以黃鶴爲考究精當，較梁道

權爲勝其託始以遊龍門奉先寺贈李白二詩謂在開元廿四五年之間爲忤下考功之時錢牧齋謂工部詩皆在天寶以後編於開元者誤也此亦無足深辨第以其詩自考之則奉先寺是居東都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是遊梁宋在居東都之後也他詩未有先於此者則宜其託始於兹也明矣而牧齋則必以上韋左丞詩是天寶中年在長安所作

者弁於其首不已謬乎

牧齋謂編年乃梁道權魯訔黃鶴諸人穿鑿之

愚無可援據然古人論世其書具在固亦彰

彰可考如工部之詩在東都之前若壯遊詩

所載少時遊覽之處如吳越如姑蘇如鑑湖

如天姥足跡徧於東南者今姑不具論以其

詩無所存也而東都以後則遊齊魯再至長

安因陷賊奔行在北征暫歸鄜州復至鳳翔

扈從還京。居省中。出爲華州司功。棄而之秦。由隴而蜀。遂住成都。倏而縣。倏而梓。倏而閬。倏而嘉。渝。戎。忠。以至雲安。下夔州。出三峽。抵江陵。又至公安。岳陽。潭州。終於衡耒。此其先後歷歷不爽。其始也。抱其直道。希進葵忠。乃上爲權奸之所阻抑。下爲機巧之所排擠。獻賦定官。吞聲陷賊。追至間道歸朝。直言見放。金光一出。而前此之勤勞。已盡付之流水矣。

由是而秦隴夔衡率皆奔竄流離之境豈復有進取之圖哉然而一膺薦剡即復乃心天室此中耿耿猶然不忍永訣之一念固結而不可解則由其先後之跡而疏觀其出處之由知其詩之因端而發見者無非興觀羣怨之旨噫吾於少陵無間然矣

少陵詩居成都以前者十之三成都以後者十之七然前多感觸刻意苦吟後則逐境言懷

渾多漫興故吾於漫興諸詩多不置解以其旨趣言下自見間亦有寓意深遠如白鳧朱鳳諸詩亦必有感於時事惜寡學淺識不敢妄意隃度故且闕疑以俟博聞之君子益余所弗逮焉

杜詩言志目錄

卷之一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座

暫如臨邑至䧿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龍門

重題鄭氏東亭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高都護驄馬行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丁香

麗春

梔子

鸂鶒

花鴨

畏人

可惜

獨酌

卷之九

登樓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到村

倦夜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莫相疑行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一百韻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

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詠懷二首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公安縣懷古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卷十六

目錄終

杜詩言志卷一

佚名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一作靈）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凡說詩者，必先得其志。如此詩乃先生遊龍門寺所作，如謂其志只在於歌咏龍門，則必

特書龍門突兀之景。然後與他招提不同。乃今胡爲一則曰。從招提遊。再則曰。宿招提境。覺衍平淡。一至於此。不知此詩非爲龍門而作。蓋爲平昔在東都。大有不愜於心。乃今一遊龍門。不勝灑然稱快。觀下章贈李白詩云。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機巧者何。蓋謂當時進取之徒。一種炎涼世態。黨同伐異。毀譽繁興。逆已者傾陷擠排。順已者附和標榜。入

乎其中。眞有不堪頃刻處者。少陵於涉歷之餘厭惡之深。故以機巧二字目之。至是忽得遊於奉先寺中。不覺徧體淸涼。於是冲口而出曰。我何人耶。乃終日茫茫於紛紜勢燄之場。今胡然忽得從此招提暢遊耶。且已從此招提暢遊矣。胡又更得宿此招提之境耶。讀其連揭招提二字。且曰已從此遊。更宿此境。大有欣幸出於意外非常希有之樂者。於是

暢言其夜宿之景之可樂者。一則在陰壑生虛籟。一則在月林散淸影。夫此二事。雖言招提之所有。而其反面則實對針彼東都中。且晝之所爲。足以梏亡天良。絕無虛籟之生。而但有炎歊之逼。絕無淸影之散。而徒多溷濁之紛。汩沒於其中。漫無出頭之路。舉手搖足。恐蹈機阱。求一日之息肩而不得。於是更發深省曰。夫我今夜之宿息於此。其地之高峻

已極仰觀天闕象緯逼近如此然而雲臥依然衣裳獨冷何嘗便有通天之路正如日在東都之中輦轂非遙王侯將相甲第連雲而我於其間亦絶不能以相入求其所謂顧之倒之自公召之者實乎其不可及也由此觀之遇合之數蓋有命焉非由人事而我乃何必兢兢於此久而不去爲耶觀於此詩則少陵守身之正與用世之艱言下一齊都見所

謂誦其詩而其人可知也若謂少陵詩興忽發於奉先寺中特爲刻意苦吟將他好景鋪張描寫一回夫此奉先寺者何勞先生作此一番贊歎而先生亦何必於此奉先寺中賣弄才華以爲非一切人之所能企及耶是知作詩之故皆出於性情之所不容已非好爲多事徒增卷軸也至於余之此解憑空億逆全從起句神吻體認而出不識於作者之意

果有當焉否耶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公與李白齊名不獨著作鴻鉅為能空前軼後千古無兩即其人品心術氣格風調蓋亦

有針芥之投水乳之合此時客東都與白方在初交苟非真知李之爲李與己無異卽安得以所不能向人之語盡情傾倒夫東都所歷之人如麻安知太白非亦機巧中人而乃以所歷之厭苦告之又安知東都中不更有出於機巧之外如白者而乃獨以所歷之厭苦直告於白此其心眼所照蓋實知白之爲白卽甫之爲甫誠有非第二三人所能參與

於其閒者故於其將適梁宋之時而贈之行曰汝之不能久於東都猶之甫也其厭機巧猶之甫也蔬食不飽猶之甫也爾將爲梁宋之遊而甫乃鬱鬱久居此乎亦將逝矣相期爲瑤草之拾不亦可乎於李侯用脫身二字可見蓋自是而李杜之交匪獨在一時而乃在千古也於此詩而不獨少陵之品見即太白之品亦見孰謂詩可易言乎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古人之詩。有以極無關要之題。而忽然有作者。必其有所感觸。故如遊龍門奉先寺等詩是也。又必其有所寄託。故如集中秋雨歎等詩是也。其有重大題。發抒一時之關係經綸

學術於此此見者如集中塞蘆子留花門等詩是也又有大題必須大作足以吐胸中之奇見手筆之鉅而因以寄託生平之抱負如此望嶽等詩是也夫望嶽與登嶽不同登嶽即須細詳嶽麓中之奇特巉巘岸偉不可端倪若望嶽則又不得若是必須就其函蓋體統處寫其挺出物表有一語勝人千百之奇如此詩起句岱宗夫如何有似古金石銘刻語

又如屈子天問。古穆渾噩。然後接之曰。齊魯青未了。言其氣象覆壓兩州。厥大何如。又承之曰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言其嶙嶒崛起。如崑崙之蔽虧日月。其高峻何如。又承之曰。人於此時想見其高大。若登其巓。則襟懷開拓。一望而小天下。太虛層雲。如搖盪於我之胸臆。然目力展放。無所不極。飛鳥所歸。可決眥而送焉。此吾懸想所至。當如是也。然必

會須有日決意登其絶頂則衆山之祕吾目
者悉俯焉而在吾足下適形其小耳豈猶能
阻我之望獄暢然無礙者哉寥寥數語足盡
岱宗之奇所謂龍文百斛健筆獨扛者也而
少陵胸中之寄託亦即隱喻於此其曰岱宗
夫如何者即自問之詞也齊魯青未了者言
其所學之正源遠而流長也造化句言其稟
賦之獨優陰陽句言其宰制之甚鉅盪胸句

言其量之無所不包抉其句言其明之無所不照結語謂將得君行道高出於羣倫之表而向之薇賢嫉能者均無所施其伎倆也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

論鬱紛悠悠滄海情

此公去東都與太白同遊齊魯而訪范隱居之作夫公與太白之同志交好者前詩已言之矣今乃又云與白同客同行同醉同眠同吟同訪無所不同如此其爲同調相憐如兄如弟者益見然而此詩非爲李白也亦非爲范十隱居也只是自言東都之可厭棄幸已脫去而今乃得與此好友爲此閒訪閒吟也

故當屯雲落景之時而絕不發橋頌尊彝之歎悠悠自得一片滄海情懷向之所爲縈情於簪紱者蓋至此而深明其不願也夫少陵老不忘君豈當此少壯之時輒以滄海爲心以是知東都之所歷不能不令人深惡而痛絕者蓋守身之正又不得因急君之故屈而相易耳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公之去東都而遊齊魯也只是不貪遠害四字為之勸駕蓋久在東都機巧中與害為鄰何足貪戀耶故且閒行閒訪或同白共往或無伴獨求。歷冰雪而到林丘出處既忘。虛舟

相對何金銀之足羡而山林麋鹿之不可與
同情哉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鱣潑潑春草鹿
呦呦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
醉每無愁

前首是初見時語此一首是晚留後語六句
平敘晚留景事結語則仍歸到東都言前村
山路雖險醉歸卻可無愁不似彼朝市機巧

中其險乃至令人不可嚮邇也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公少時詩數千首集中都不載其存者疑止此首而編者誤謂後至齊魯時所作若果爲後至之詩則起句爲追憶當年此時即爲重

登然玩其撥寫一聯則似初登情事而非重來之語且公父為兗州司馬亡後公重至其地豈無一語追憶其親而反憑今弔古於秦碑魯殿慼慨繫之哉揆之忠孝至性當不其然故知此詩斷斷為少時省親於兗而作是以起句不言何地以趨庭二字代之次即承之以登眺是切題語非追憶也於是下承一聯切據圖經鋪張其尊人之治績言仰而觀

之則浮雲連於海岱㠘㠓之廣遠也俯而臨之則平野入於青徐膏澤之退敷也轉下一聯則急寫其愛日之誠言孤嶂荒城古意之所餘在者僅此耳而人代之遷不知凡幾從來如是誠有令人不堪回首者則我今日之臨眺於此雖百年之久曾不能以一瞬耳安能不躊躇而顧戀也哉若作重登便無意味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東獄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堦除

對雨書懷非書雨也然又不得脫雨蓋藉書雨以書懷也今觀起句云東獄雲峯起書雨之起也於懷何與而少陵則曰吾懷固有若是之原本經術蓬然勃然而欲起者在也承句云溶溶滿太虛書雨之滿也於懷何與而

陵之才爲有唐一代之冠則將師之友之之不暇何至與區區濟南諸名士同類而並觀甚且博一下賢之名優待諸名士而視少陵爲幕中之客稍示簡畧少陵於此能無恫乎且少陵亦一狂傲士也觀其醉登嚴武之牀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則其氣槪凌人少所不免以北海之剛而値少陵之介其能降心屈已以相從也鮮矣故開口說宴歷下卽緊承

云海內此亭古濟南名士多言北海不能獨
契於己也雲山發興玉佩當歌宴之常態修
竹不受暑言己之直節本不爲煩囂所動也
交流空涌波言諸名士之交援各自炫奇而
爭勝也然則此時少陵之眞意早已善刀而
藏雖愜所遇而非可以長久者豈自邕而甫
自甫貴賤各從其役而安能與公數數然更
忝此宴遊哉此少陵之不能於齊州久而又

轉爲東都長安之行也。

暫如臨邑至𡼏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

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閒。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遊阻詞伯。卻望懷青關。藹藹生雲霧。惟應促駕還。

此因至𡼏山湖亭。而興日暮途窮之感也。野亭逼湖水。則跬步不可前矣。是以歇馬於高

林間也但見此湖水之中鼉吼魚跳風狂日暮一片澒洞荒涼景色不覺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此時所欲引爲唱和恃爲宗主之人如詞伯也者既濶絶而不相通所暫借以棲身如靑闕也者又卻望而不可即孑然寡偶四顧無聊況復暮色蒼然藹藹漸生雲霧歸休之志已迫惟當促駕而還耳尚有何意興更作流連而不去耶

龍門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往來時屢改川陸一作水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迴

此再至東都道經龍門而發歎也龍門險要之地爲往來所必由壯麗高嚴遠望出數十里之外然皇居雖近徒爲佛寺增華耳而征人戾止者何求於此乎但見相閱於其上者

爲時屢改川陸靡常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生涯幾何寧堪此棄擲哉

重題鄭氏東亭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淸暉崩石欹山樹淸漣曳水衣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此先生勞於行役因重過斯亭感興而作也言當此秋日而過此華亭但見淸暉散亂於

林泉之間如崩石清漣欹山曳水無不可愛矣而能瀟灑於山水之間以送日月者誰也且凡物莫不有自得之樂如紫鱗則銜岸而躍矣蒼隼則護巢而歸矣魚鳥且然而人乃不得若是日云暮矣猶尋此征路揮鞭前往惟見殘雲傍馬而飛非殘雲傍馬也乃馬傍殘雲耳僕僕天涯將欲何求乃所求亦曾得遂矣乎殊可歎也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
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
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
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一作生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
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
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

徵歘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甚媿
丈人厚甚知丈人眞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
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祗是走
踆踆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
首淸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
蕩萬里誰能馴

此少陵懷才不遇不能自沒而因素稱知己
者盡情傾倒也夫少陵恥事干謁忍沒於塵

埃而今胡爲獨向左丞自述其不羈之才數奇之遇願效貢公之喜難甘原憲之貧似甚欲左丞速加之援手者豈其高抗之節獨肯於左丞降抑耶夏以左丞待之者眞且厚而於百僚之上誦其佳句新耳夫於百僚上誦其佳句者蓋欲爲之延譽以爲薦舉之階也是時玄宗方詔天下通一藝者皆赴京師公亦在遣中而李林甫命尙書覆試皆退下是

作有主上見徵四句尤覺涕淚滿紙或謂少陵自謂旅食京華朝扣暮隨似亦非以干謁爲恥者不知此特言旅食之苦姑與此輩隨波逐流不能決絕而捨去耳豈嘗以其告之於左丞者隨所在而皆爲之呈露耶故讀者於此等處最要分別不然則視少陵爲隨地募緣沿門托鉢者流矣長安中貴人不少皆可爲韋左丞豈二公相知之意哉起句怨尤

已極不可分解結句嘹冷已極不可挽回皆包括通篇而又皆於通篇之外自作波峭奇甚妙甚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五花

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靑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

少陵每好咏馬以其雄駿之姿足以寄托其俠烈之槪如所向無空濶眞堪托死生皆是也此詩言臨陣無敵與人一心狀其忠也惠養隨至猶思戰場恥懷安也腕蹴層冰滿身汗血愛勞勩也靑絲絡頭何由卻出不甘退

老也眞寫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神理彼江
海間瀟灑者豈其心哉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穹一作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一作壯士
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一作立可追冥搜
仰穿龍蛇窟始出一作驚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
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
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

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燕一作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錢氏箋註載三山老人語皆謂譏切天寶時事其曰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涇渭不可求言清濁不分虞舜蒼梧思古聖君而不可得瑤池日晏言明皇方耽於淫樂而未已也愚按此詩大義固然而托喻精妙語語皆有

指實尤堪尋味。其起四句高標烈風。登茲百憂。箋註所謂岌岌乎有漂搖崩折之恐者是已。惜乎其下遂未爲發明。蓋四句所以起興而即緊承之曰。可追冥搜。通篇皆冥搜中所寓之旨。言明皇當韋武之亂。自相王而升爲天子。亦幾經盤錯而後得以登庸。如登此塔者數級之初。皆仰穿龍蛇蟠屈之窟而始出此枝撐幽者。既登大寶。聖武布昭。如七星之

在北戸。而聲教訖於流沙。白日高懸。太清無滓。羲和之控馭少昊之典章。誰不遵道遵路。奈何開元以後。賢相罷斥。而所用非人。壅蔽宸聰。阻塞賢路。夫人君之所以能平治天下者。以能居高而聽卑耳。今明皇耽樂於深宮。而政事一委於林甫。上下隔絕。茫無所知。正如秦地山川。忽然破碎。涇渭二水之淸濁。渺不可分。俯視渾然一氣之中。總無復辨。安能

如彼虞舜之時。巡至於蒼梧之野。皆其轍跡

哉。惟有日日荒飲於瑤池。與王母沉湎不厭

耳。於斯時也。彼高蹈者避患而遠引。肥私者

悉智於稻粱。誰能與吾君分憂同患耶。此杜

陵野老之所爲惓懷而不釋耳。同登諸公。亦

嘗念及此耶。

次鄰壇歌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

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
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翻（一作岓）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
鐵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元逸人葢隱居者方少陵與之相識時至此
數年隱居如故故呼之曰故人然故人隱居
數年如故固與仕途相遠而僕僕於道途者
亦未嘗脫穎而出是又不如長往者之置身

於蕭爽也是寄元逸人語卻是自顧歎息語

故說詩者當得其言外意方是活境也

白絲行

繅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床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一作改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一作疑輕舉香汗

輕塵汙顏色開新合故遣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羇旅

此必有所感而發藉白絲以喻才士徒變其本然之素質而莫保其終也殷紅凝碧萬草千花喻其塗飾之工恐不足以動時人之目也細意熨帖減針線跡喻其磨礲之精恐稍有犯於俗情之忌也春天衣著蝶飛鸝語喻其獻媚之勤恐不足以致輕佻之憐惜也求

汲引之難如此此然未幾而塵汙合故即棄捐隨之矣費盡逢迎終於羇旅才士於此能堪忍乎此必有所感而發非自喻也

杜詩言志卷一終